

復活期第五主日

堂訊

2008.04.20

樹林

鶯歌

天主

堂

電話：「建堂線」2687-4687 羅神父：0912-891-082

「牧靈線」2681-1083 柏神父：0918-503-271

樹林天主堂地址：樹林市中山路一段154號

你們也就成了活石建成一座屬神的殿宇〈伯前2：5〉

保祿說：『你們的身體是聖神的宮殿』（格前6：19）。『匠人棄而不用之廢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詠118：22）。『基督耶穌自己卻是這建築物的角石，靠著祂，整個建築物結構緊湊，逐漸擴大，在主內成為一座聖殿，並且靠著祂，你們也一同被建築，因著聖神，成為天主的住所』（弗2：20-22）。雖然有時我們自稱肉體



是臭皮囊，但現代社會中，保健知識的訊息，往往不少。殊不知最重要的保養，是不要叫罪惡污染，伯多祿和保祿都向我們強調了肉身的尊貴，我們領受基督聖體，更是真實的與主合而為一，在主這基石上，建立天主的聖殿。犯罪就是『毀壞天主的宮殿，天主必要毀壞他』（格前3：17）。〈思必行〉

祈禱：吾主耶穌，我的肉體在領受了祢的聖體之後，已成了祢妙身的肢體；但因我的無知，仍敢用我的肉體犯罪，侮辱了天主聖殿。求祢賞我神視的智慧，洞悉與祢合而為一的真實性、神聖性，以保持身心的潔淨。阿們！

煞嘴尾《閩南語》

早年吃宴席或赴親友家中吃飯，快結束時，掌廚人總會補一道小吃、點心或特產，讓大家在齒頰留香，意猶未盡時『竊嘴』，讓餐飲畫下完美句點，回味無窮。吃宴席常有這樣的經驗，豐富的一桌菜，卻往往因掌廚人的有心無意，讓一道菜太鹹、太油或太涼，圓滿中有缺陷，食客議論紛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有了可惜的感嘆。『煞嘴尾』則是扭轉食客的印象，扮演『敗事不足，成事有餘』的角色，讓人微笑加點頭，吃完了還頻頻回味，讚嘆掌廚人的用心。

有一則寓言：盛宴結束，菜餚爭功，大菜說因我的豐盛，讓客人叫好。小菜則說，因我的清爽，讓客人回味。廚師只好向食客做民調，食客想了一想便說，『煞嘴尾』讓我難忘。

殊不知大菜有大菜的美味，小菜有小菜的清爽，『煞嘴尾』則有餘韻，各有各的功能，天生我【菜】必有用，不必感嘆大小，不必計較頭尾。

在人生的饗宴中，有人如大菜，讓人潤食豐飽；有人像小菜，讓人開胃舒暢；但如果有人能扮『煞嘴尾』，則更圓滿。要看自己是否“真材食料”、是否好味道、是否得人緣、是否對人味、不必人人爭著作大菜，隨緣隨份、盡心盡力，時刻扮好自己的角色就對了。

〈曾言〉

德雷莎修女：『人生最大的滿足就是完成本身該做的事情』。

神奇的蔬果～蒜頭

蒜頭與菜同食，可增強胃腸功能。具酸化還原作用，能增強體內新陳代謝、消除疲勞、防治感冒和便秘。殺菌力強，可治療香港腳和頑癬。對高血壓和動脈硬化患者也有幫助。辣性很強，一次只能吃一、二瓣，多吃有害。

教宗本篤十六世簡介

本篤十六世，本名若瑟·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
以神學顧問身分，出席梵二大公會議

- 1927年04月16日 出生於德國南部帕紹教區
- 1946～1951年 攻讀神、哲學
- 1951年06月29日 晉鐸，並開始教授神學
- 1953年 獲得神學博士學位
- 1957年 榮獲正式大學教授資格，
並於各大學講學
- 1962年 以神學顧問身分，出席梵二大公會議
- 1977年03月24日 獲教宗保祿六世任命為慕尼黑及福萊辛格總主教
- 1977年05月28日 晉牧
- 1977年06月27日 獲教宗保祿六世擢升為樞機主教
獲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任命為信理部部長
- 1981年11月25日 兼任宗座聖經委員會和國際神學委員會主席
- 1986～1992年 領導天主教教理委員會重新撰寫天主教教理
- 1988年11月06日 獲選為樞機團副團長
- 2002年11月30日 出任樞機團團長
- 2005年04月19日 膺選第265任教宗

堂務報告

歡迎羅神父帶著天主滿滿的恩寵回來繼續為本堂的福傳及建堂等工作服務。感謝天主！

聖母軍建立新的支團

我們有些教友有意願加入聖母軍，但由於不同因素、不能參加每週二晚上的會議，因此考慮建立新的支團，並且安排比較方便的開會時間，比如：週日上午...。如果教友有興趣，請與聖母軍團長報名，感謝天主！

讀(聖)經團體分享

您可以選以下的時間：

- (一) 每週日 10:00~11:00(地點：樹林天主堂四樓)
- (二) 每週二 08:30~10:00(地點：樹林天主堂一樓)
- (三) 每週四 20:00~21:00(地點：樹林天主堂一樓)

恭唸玫瑰經

時間：每週日早上 8:00(主日彌撒之前)

地點：樹林天主堂三樓

癡人說蠢話

老李的兒子小李，是國小三年級的學生，有天，老李隨手拿了小李的國文課本考試，一連問了九個問題，小李竟都答不出來。

老李生氣的說：『一問你三不知，要是以後再這樣，我就不給你飯吃。』

『什麼叫一問三不知？』小李問。

老李其實也沒讀什麼書，十足是個大老粗，哪能解釋這個典故，他只是聽別人這麼說過，便轉身問妻子，妻子也不知道。老李想了一會兒，便辯說：『哦！我想起來了，就是你不知、我不知、你媽也不知。』

